

《生态裂痕: 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 一书评介*

(美)科克·S·劳伦斯 王春梅 褚明亮编译

书评

关键词 | 《生态裂痕: 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 书评

中图分类号 | D08

译者信息 | 王春梅,女,1972年生,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76805。

褚明亮,男,198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研究生,102488。

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许多人很明白这一点,但却对其视而不见,不去积极地思考问题的严重性与可能的解决办法。很多严重问题的出现,如全球气候变化、物种灭绝、乱砍滥伐、过度捕捞,以及一些突发事件,如最近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以及日本海啸之后的核辐射事故,都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再也不能无所事事了。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与理查德·约克对此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福斯特是一位环境社会学家,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写了大量的著作,并担任《每月评论》杂志的编辑,闻名于世。克拉克与约克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在这个领域也出版了许多专著。他们一起组成了令人敬畏的“三人组”,因此,他们的著作——《生态裂痕》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书内容丰富,正文约450页,另有近90页的注释,大多数注释里还包括附加的说明及参考文献。书中许多章节都是改编自先前发表的文章或著作,熟悉作者先前著作的读者们会发现,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前著

作的重新编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利用了许多新材料,有了一些新观点。例如,作者在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提出我们要通过进入一个所谓“完全的人类世”(Holoanthropocene)的“新的全人类”的时代来克服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造成的影响(第49页)。此

* 译自美国社会学联合会刊物《世界体系研究》(*Journal of World-System Research*) 2011年第18卷第2期。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与理查德·约克(Richard York)合著的《生态裂痕: 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一书于2010年由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44页。本文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世界体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克·S·劳伦斯对该书所做的评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系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脆弱的星球》(1994)、《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等。布雷特·克拉克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社会学助理教授。理查德·约克系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外,关于消费社会学这一部分的论述也相当精彩。整体看来,本书确实整理与综合了先前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但却产生了意外的不错效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主张。因此,即使他们的最忠实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而对于那些不太熟悉福斯特等人著作的人来说,这本书用社会学思想对环境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刻、系统的分析,更是一本极为难得的佳作了。总之,不管读者的学识背景如何,本书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对廉价原材料的贪婪掠夺,忽视环境保护、滥用自然资源,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造成了全球政治经济与地球之间的“生态裂痕”,其原因是前者破坏了后者的生命维持系统。因此,如果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态革命没有出现并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最终将把地球引向毁灭的境地。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极有可能发生。福斯特等人用翔实的数据和材料证实了生态破坏的严重性,其中主要关注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危害。不过他们同时指出,物种灭绝、森林退化、水资源匮乏、化学污染、氮磷循环的变化都在警示着我们目前境地的险恶和未来生活的惨淡。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如果单个来考虑的话,这些已知的生态问题只能是一种警示,而如果放在一起,就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担忧与恐慌。此外,可能还有许多我们尚未察觉到的威胁。不过,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有着积极的反馈作用和临界点的作用,如果它们的临界值交汇在一起,将使已知和未知危害的破坏力迅速增强,解决起来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学术界对于生态恶化的严重性与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福斯特等人对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观点大部分来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福斯特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见第3章)。例

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①认为,既然经济增长是政府最关心的事情,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又比较小,那么就on应该用最小的开支来应对气候问题。福斯特等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诺德豪斯没有预测到生态恶化的真正代价,他仅仅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财富,完全低估了生命的未来价值,同时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过高。与这种狭隘的货币主义观点相反,福斯特等人主张全方位地衡量财富,这种观点以前在古典主义经济学里曾提出过,即认为生态环境应当包含在经济分析中,而不能被当作另外一种开支,为了获取利润而被尽量压低。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自然与经济相分离,或者更一般地是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问题,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福斯特等人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是资本主义的“侍女”,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态问题,或者即使看到却对其漠不关心,这就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经济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应该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

多年来,经济学家已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的批评,福斯特等人已指出了个中缘由。经济学家们创造了貌似缜密的数学模型,但不幸的是,未能很好地解释现实问题。当拿它们来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时,这种情况就很明显,而当涉及全球生物的

^①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教授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他是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ship of Economics)。在耶鲁大学,史特林讲座(Sterling Chair)是教授职位中的最高荣誉讲座,仅有少数久负盛名的学者享有。在经济学系,只有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获此殊荣。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诺德豪斯教授被经济学界评为“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他还被由马克·布劳格1983年创刊的最有权威性的《经济学名人录》所收录。——译者注

生存问题时,它们的局限性就会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经济学家们会指出许多学科,包括社会学,都未能将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辩证地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实在建构主义”(realist constructivism)的观点,即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第340页第3段)。

正如福斯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自然环境价值的低估和对解决环境问题自身能力的高估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财富衡量标准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问题是,资本主义私人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却要由公众来买单,或由政府来处理。例如,最近发生的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和日本核辐射事故主要是由公众和自然来承担其环境代价。福斯特等人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初原因是,人们未能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没有认识到自然所拥有的价值是市场所不能控制的。作者用“劳德代尔悖论”(Lauderdale Paradox)来说明这个问题(第1章)。这一术语是由第八代劳德代尔伯爵詹姆斯·梅特蓝^①(James Maitland)所命名的。该悖论的内容是,公共财富在不具备稀缺性的时候是没有交换价值的,而自然资源一旦具备了稀缺性,比方说水,如果被私有化,就会增加私有者的财富,从而牺牲公共财富。梅特蓝担心,如果公众力量不组织起来与私有剥削力量相抗衡,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而一旦这些公共资源被私有化,那么公众的任何抗议就显得无力,就无法与这些大公司进行有效的斗争了。因此,如果公众不重视环境,或对环境的价值进行低估就会为资本主义侵占生态资源、扩张自身利益打开方便之门,最终人们将付出沉重的环境和经济代价。

福斯特等人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杰文斯悖论”。^②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③以煤炭为例,指出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将导致消费量增加,而不是许多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需求减少。这个结果是由于产量的增加,价格下降,从而使

需求增多。这种现象在无纸化办公悖论中也能看到,即电子资料管理技术的发展最终却导致用纸量的增加。福斯特等人正是通过这一悖论来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的。这种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高于人类进步。他们把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④生搬硬套进自己的理论中,指出虽然经济增长在早期会导致环境恶化,但随着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人类将能够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或生态启蒙来减少对环境的冲击。他们认为更多的经济增长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这种观点与他们的理论非常一致,不幸的是,在学理上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

① 1804年,梅特蓝说,私人的财富(交换价值)可借破坏公共财富(使用价值)而扩大,即借着把原本丰裕的东西搞成稀缺的东西。这就是说,地主垄断水源再对以前免费使用的水收取费用,个人的财富便可扩大——或者烧掉农作物(土地的产物)使农作物稀缺从而产生交换价值。甚至空气本身,如果稀缺到一定程度,一旦可能被订定价格,也可以扩大个人的财富。劳德代尔伯爵看出了那些垄断土地与资源的私人,利用这种人为制造物质稀缺的手法掠夺社会的真实财富(引自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Paradox of Wealth*, *Monthly Review*, Vol. 61, No. 6, 2009)。——译者注

② “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引自杨通进所著《走向生态文明》,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页)。——译者注

③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数理经济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译者注

④ 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又称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于1955年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译者注

本书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如上文所述,福斯特等人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后者混淆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本书论述的另外一个重点是,马克思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a metabolic rift)概念化的问题。简言之,马克思所描述的“断裂”的产生,起初是由于农业种植密度的增加和化学肥料的施用,土质下降,而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土质进一步恶化,并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环境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结束私人占有制,建立一个生产者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书中,福斯特等人发展了马克思的主张,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生态学的基本三角形”(他们说是借鉴了查韦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三角形”)。这三个角分别是,“第一,自然资源的社会使用制,而不是社会所有制;第二,联合生产者对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理性控制;第三,满足集体需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第115、441页)。许多有着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学者都主张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例如詹姆斯·奥康纳^①和乔尔·克沃尔^②等。作者在结论一章中讨论了生态革命问题,提出了解决新陈代谢断裂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指出国家应当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与控制环境污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一

味地推进工业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他们呼吁“压缩与集中”,主张那些污染环境的富裕国家应当通过资助贫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来偿还他们的“生态债”,社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生态问题的复杂性,福斯特等人认为应该开展多阶层、全球性的运动,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难题。此外,他们还认为,未来只有具备内在的生态和谐性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

不过,本书也有一些小瑕疵。其中存在重复的现象,虽然作者尝试将这种重复降低到最低程度,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成功,由于许多观点论证有力且充满激情,因此本书更像是一本宣言书。考虑到读者的不同感受,有人极有可能会把本书批评为一本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册或者是刻意反对主流话语的著作。当然这些批评并不能否定本书的价值。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一直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它将带领我们走向人间天堂,而现实却是,地球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生存,而且有着被毁灭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实现全球社会主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我们迫切需要讨论和落实一些能够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方案。本书就是基于这种目的而写的,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贺慧玲)

^①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经济学名誉教授。——译者注

^② 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 美国巴德学院社会学教授,著有《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等。2001年他和迈克·诺威联名发表了包括另外18人签名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并致力于组织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化活动。——译者注